

甜蜜牵手 惨淡分手

排协解约 联赛新赛季或将裸奔



◀ 虽然中国女排奥运夺冠,但中国排球联赛始终未能成为球迷关注热点 本版图片 IC

牵手轰轰烈烈

时间倒退回2015年,中国排球联赛经历了无赞助商冠名的一年。次年,排协希望打造同中超、CBA媲美的国内联赛三大赛,决定对排球联赛的商务运营合作伙伴进行公开招商。2016年,在经历多轮PK后,体育之窗在7家竞标者中脱颖而出,以每年1亿元的价格拿下了排球联赛的运营权。要知道,排球联赛的上一家运营商每年的运营费仅为2000万元,但在当时体育产业的大环境下,这根本不算什么。在里约奥运会中国女排夺冠的背景下,体育之窗摩拳擦掌,有信心将排球这块版权“洼地”做起来。

2017-2018赛季,排球联赛正式升级为排超联赛。热热闹闹的开幕式,引入鹰眼等新技术,总决赛赛制升级为七场四胜,重启全明星赛……赞助商的热情也开始提升。然而,这样的局面,似乎只维持了半年。排超元年,体育之窗收获了口碑,但商业价值却未如花般绽放。

如今,排协这份声明虽短,却直截了当,称早在2017-2018赛季,排球之窗就开始拖欠款项。显然,体育之窗(排球之窗母公司)运营联赛的困难程度远超乎外界想象。

联赛沦为鸡肋

的确,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体育之窗要负责。但回顾排超这几年的变化,能看出运营商的尴尬处境。



体坛观察

受疫情影响而暂停的排球赛场,因为一纸声明,激起一片浪花。本周中国排球协会发布声明,称因为排超联赛的商务运营推广合作伙伴排球之窗长期拖欠排超联赛的运营推广费用,体育之窗有限公司亦未承担相应合同义务,构成严重违约,自4月14日起解除合作关系。

此后,双方均没有再做进一步解释。这段持续了3年零9个月的合作,以不体面的方式“分手”,结局将是两败俱伤。疫情结束后开启的男排联赛会否“裸奔”?排超联赛未来的发展何去何从?

经历过2017-2018赛季的繁华之后,排超进入了“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局面。虽然挂着“职业联赛”的头衔,但排超联赛的首要任务不是保证票房,而是为国家队让路。2018-2019赛季的赛程缩短了近一个月时间,第一阶段变更为赛会制。而为了保证女排国家队集训,2019-2020赛季的女排联赛在两个月内草草打完。

再看男排联赛,为了给争夺奥运资格入

场券的国家队让路,以往每年10月、11月份开赛,定于今年2月开启。最终,又受疫情影响而暂未开赛,这就直接导致各队原本花大价钱引入的外援,很有可能在比赛一场都未打的情况下,合同就结束。尤其是尚未开启的男排联赛,与同时期发展的中超、CBA相比,这样的处境更加尴尬。

频繁更改的赛制,越来越短的赛期,令排超联赛的商业开发陷入窘境。一位业内

分析人士认为,当时体育之窗的中标价格的确较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双方要合作持久,需要在联赛的开发和推广中保持高度的互信和配合度,切实推进排球联赛职业化进程。遗憾的是,事情未能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未来何去何从

尊重契约精神,是商业社会的基本规范。中国排协按照合同追讨欠款,合理、合法。但排超联赛并没有给体育之窗带来丰厚回报,反而成为其身上重重的枷锁,究竟谁应该为此承担责任呢?

这次不体面的分手,给了业内人士更多警醒。联赛的确是国家队的人才根基,但联赛是否必须随时为国家队让路,如何让联赛逐步摆脱鸡肋命运?在目睹了体育之窗的下场后,多少同行会引以为戒还是对排球市场失去信心?中国排协接下来还能找到特殊时期的接盘商吗?过去数年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商业价值就此付诸东流吗?

中国体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体育政策研究院院长鲍明晓认为,中国排协和体育之窗的合作走到这一步,双方恐怕都有一定责任。在介入排球联赛之前,体育之窗可能高估了自身实力,没有做最坏的打算。从中国排协来讲,在签了高额合同之后也需要为推广商着想,考虑如何结成利益共同体、实现双赢。遇到困难之后,减负推广费也是一种选择。 本报记者 陶邢莹



染疫病人先来 奥运选手后到

东京奥运设施变身方舱加大抗疫力度

◀ 夜幕中的东京奥运村或将成防疫方舱

官员在东京临时的“家”,原计划于7月14日开村。不过由于东京奥运会被延迟至2021年,这一计划也随之搁浅。小池透露,“奥运村有一部分楼栋还在施工,也有一部分已经快要完工,之后(这些楼栋)都将交由东京奥组委管理,可以在那里想想办法。”

日本东京奥运村的基础设施齐全,改造成为方舱医院的成本几乎为零。新冠肺炎轻症患者可以直接入住,接受隔离。同时东京奥运村的房间充足,足以为患者提供充足的隔离空间。此外,因为东京地区的大型医院主要位于东京市中心。而东京奥运村的位置较为偏僻,周围人口密度相对较低,相对城市中心,扩散的风险也相对较低。

由于东京奥运会确定推迟至2021年,奥运村闲着也是闲着,奥运梦变成方舱梦的确也是“勤俭节约”的日本人把资源利用率实现了最大化。

新冠肺炎疫情是人类共同面对的灾难,东京奥运会也将被赋予别样的意义,“这不仅

是运动员的盛典,还被赋予了更重大的主题。如果顺利举办,这将成为战胜降临在全人类头上灾难的证明。”森喜朗表示,东京奥组委有意更改开幕式相关内容,“开幕式虽然基本已经成形,但必须作出修改,可以加入一些抗击疫情的相关元素。”目前,东京奥运会开闭幕式已经完成70%-80%工作。随着东京奥运会确定延期一年,开闭幕式工作也已暂停。

森喜朗的表态也印证了东京奥运会开闭幕式执行制作人意大利人巴利奇之前的说法。曾参与制作里约奥运会的开闭幕式,在疫情发生之前,巴利奇一直在日本为奥运开幕式做准备。一周前,他接受意大利媒体采访时表示,已经制定了包含抗疫内容的新表演方案。而奥运会推迟一年意味着他们有更多的时间进行准备,全世界也有更多的时间治愈创伤。

巴利奇坦言,“奥运会开闭幕式是面向全人类的窗口,应该讲述这个世界上发生过的重大事件。”他希望东京奥运会能成为推动全球复兴的重要工具。 本报记者 厉芮苒

新闻追踪

东京奥运会的点滴变化受到外界关注。北京时间昨天,东京奥组委主席森喜朗接受采访时称,东京奥运会开闭幕式或将加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元素。而在此之前,诸多变化也让东京奥运已成为日本乃至全世界的“抗疫战场”。

日本千叶县前天宣布,为防止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计划将幕张国际展览中心改造成为临时医院,提供约1000张病床,专门收治轻症患者,争取5月中旬完成改造。

幕张国际展览中心是东京奥运会及残奥会的比赛场馆之一,将有7个项目的比赛在

此举行。因东京奥运会推迟到明年夏季举办,今年4月到9月该场馆空置。

按计划,该临时医院需要30名医生和300名护士,医护人员将租住附近的宾馆。根据新型流感等特别措施法修正案的规定,千叶县将该计划所需经费30亿日元列入一般会会计补充预算案,提交4月中旬召开的临时县议会审议。截至本月22日,千叶县内共有约750人被确诊感染新冠肺炎。

幕张国际展览中心或许并非是东京奥运设施变身“方舱医院”的孤例。早在一个月前,日本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就曾表示,她已经向东京奥组委提出请求,希望将感染新冠肺炎轻症患者集中至东京奥运村。

东京奥运村作为约1.8万名各国选手和